

“燃灯校长”送1600多名女孩出深山

“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，是一所大山里的免费女子高中。就是这所高中，创造了当地的教育奇迹：它的历史很短，招收的大多是贫困、辍学或落榜的女学生，全校高考上线率、升学率却连年高达百分之百，本科上线率稳居丽江市前列。自2008年建校以来，已有16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从这里考入大学

奇迹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这所女高校长张桂梅数十年的呕心沥血。因为本报2007年1月15日头版的一篇报道，张桂梅创办免费女子学校的梦想最终得以实现。近些年，本报持续关注报道张桂梅的感人故事，“燃灯者”张桂梅的精神感召了越来越多的人

本报记者庞明广、严勇

2020年高考落下帷幕。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63岁的校长张桂梅，又顺利送走了一届毕业生。

这所大山里的免费女子高中，是当地的教育奇迹——它的历史很短，招收的大多是贫困、辍学或落榜的女学生，全校高考上线率、升学率却连年高达百分之百，本科上线率稳居丽江市前列。自2008年建校以来，已有16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从这里考入大学。

不过，刚刚过去的这个学年，对张桂梅来说却异常艰难。

去年12月的一份诊断书上，医生密密麻麻地给她列出了骨瘤、血管瘤、肺气肿、小脑萎缩等17种疾病。她数次病危入院抢救，体重从130多斤掉到90斤，饱满的圆脸瘦成了干瘪的尖脸，甚至连从椅子上站起来都需要人搀扶……

即便如此，只要一出院，她总会第一时间出现在熟悉的校园。

已经无力站上讲台上课的她，十几年来坚持着一项颇具仪式感的“日常工作”——每天5点15分，她都会准时从女生宿舍的铁架床上爬起，忍着全身的疼痛，乘坐宿管员的电摩托来到教学楼，颤巍巍地从一楼爬到四楼，把每一层楼道的电灯点亮。

“女孩子胆小，把灯提前打开，她们来晨读会感觉更安全、更踏实。”张桂梅如此解释自己的执拗坚守。

楼道里，她瘦弱的身影，犹如一盏明灯，照亮了一届又一届大山姑娘们的追梦之路。

“活着吧，我要还这座小城的人情债”

那一年，得知她生病后，学生们去山上给她采野核桃，剥了满满一大盆核桃仁，两手黑乎乎的。还有学生家长去山上采野灵芝，磨成粉，让她拌在饭里吃

在张桂梅的前半生，她从未有过创办一所中学这样的梦想。

出生在黑龙江省的一个工人家庭，张桂梅是家里6个孩子中的老么。母亲生她时已是48岁高龄，正因如此，她从小就是全家最受宠的那个。

17岁那年，她跟随姐姐到云南支边，随后考入丽江师范学校。毕业后，她随丈夫回到老家大理，成为一名老师。

“那是我 happiest 的时光，每天只管教书，家里不用我做饭，看中什么衣服他马上就给我买。”回忆起和丈夫在一起的日子，张桂梅至今仍觉得十分甜蜜。

这样顺风顺水的日子，在她36岁那年戛然而止。1993年底，丈夫被查出胃癌晚期，花光了家里的积蓄，一年多后，丈夫还是离她而去。

爱人去世，又没有孩子，张桂梅感觉内心一下子被抽空了。“当时我就想找个远远的地方躲起来，了此余生。”于是，她四处申请调离。1996年，她如愿从大理调到了偏远的丽江市华坪县。

调到华坪县中心学校后，张桂梅主动申请承担了4个毕业班的政治课。正当她想把所有的精力都倾注到教学上时，厄运再次降临。

1997年4月，她的脸色一天比一天差，肚子也越来越大，摸上去就像里面有块石头。在同事劝说下，她去县医院做了B超。做完后，医生面色凝重地告诉她：“快去昆明做手术吧，你子宫里的肿瘤有5个月孩子那么大了。”

为丈夫看病早已让她一贫如洗，手术费用又十分高昂，拿着诊断报告，张桂梅哭了一整晚后决



7月3日，张桂梅到教室检查学生上晚自习情况。 本报记者陈欣波摄

穿破洞牛仔裤的党代表

一天早晨，她急急忙忙往会场里赶，一位女记者突然把她拉了过去，悄悄对她说：“你摸摸你的裤子”

办学的钱从哪里来？张桂梅首先想到的是募捐。“我就想，全省这么多人，每人捐10元给我也够了。”于是，从2002年起，张桂梅连续5年假期都跑去昆明募捐。她把自己获得的各种先进、劳模奖状复印了一大兜，在街上逢人便拿出来请求捐款。

让张桂梅始料不及的是，自己这么一个爱面子的人，放下尊严去街头募捐，换来的却是多数人的不理解。

“有人说我是骗子，说劳模怎么会到街上募捐。我还曾被人当面吐口水，甚至被放狗咬过。”5年下来，她只募集到了1万多元。

2007年，别无他法的张桂梅几乎要放弃了。就在这一年，她被选为党的十七大代表，准备去北京参会。参会前，华坪县委、县政府知道她十分节俭，舍不得买衣服，特意拨了几千元给她买正装。但她却舍不得花，把这笔钱留给了福利院。

回想起这件事，张桂梅笑着说：“我都一身病的人，活不久了，买新衣服不是浪费吗？死了以后烧掉多可惜。”

后来，她穿着一身平时穿的旧衣服来到北京参会。一天早晨，她急急忙忙往会场里赶，一位女记者突然把她拉了过去，悄悄对她说：“你摸摸你的裤子”。张桂梅一摸，羞得脸通红，她的牛仔裤上有两个破洞。

这是张桂梅平时最爱穿的牛仔褲，因为耐磨，自己平时家访走累了，经常席地而坐，裤子不知啥时磨破了。“当时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”她说。

那天散会后，张桂梅应约找这位女记者聊天。她这才知道，这个提醒她裤子上有破洞的记者是新华社的。两人从傍晚一直聊到深夜。“我把想建一所免费女高的梦想告诉她，两个人哭得稀里哗啦，边哭边聊，边聊边哭。”

张桂梅没有想到，正是在党代会上的这次出丑，让她的梦想成为现实。

没多久，新华社一篇题为《我有一个梦想》——访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县民族中学教师张桂梅代表的稿件播发(见本报2007年1月15日头版)。张桂梅和她的梦想马上火遍全国，从北京回来后，丽江市、华坪县分别给她一百万，让她筹建女高。

2008年，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正式挂牌成立。这是全国第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。学校最初没有围墙，没有食堂，甚至没有厕所，唯一的教学楼也是在另一所中学的厕所原址上改建的。

当年9月，首届100名女生入学。

“周扒皮”校长

跑步去晨读，跑步去吃饭，跑步去睡觉……在华坪女高，学生们几乎做什么事情都是跑着的

“快点儿，磨蹭什么？”

“你们迟到一分钟、一秒钟我也不干！”

华坪女高成立以来，张桂梅每天都会拿着小喇叭催促学生上课、吃饭、自习、做操。这已经成了女高最独特的风景线。

“她们私下里都叫我老大，有时候还叫我周扒皮、魔鬼，说我半夜鸡叫。”说起学生们给她起的外号，张桂梅哭笑不得。

从华坪女高的作息表来看，张桂梅确实配得上“周扒皮”这个外号。

所有学生从高一开始，就要遵循这套由张桂梅制定的、把时间压榨到极限的作息表：

从5点30分起床晨读，到晚上12点20分自习结束睡觉，除了中午有40分钟午休时间外，其他时间都要用来上课或自习，连吃饭、洗碗的时间都被严格限定在15分钟以内。为了节省时间，张桂梅甚至不允许学生在吃饭时聊天。

女学生爱美、爱干净，可为了杜绝学生频繁打理头发、洗衣服浪费时间，张桂梅要求所有学生留齐耳短发，并把洗衣时间严格限定在每周六晚饭后。“连女老师都不能穿裙子来学校，我已经十多年没穿过裙子了。”女教师张红琼说。

走进华坪女高，你会发现，学生们几乎做什么事情都是跑着的，跑步去晨读，跑步去吃饭，跑步去睡觉……

“我们的学生本来基础就差，头几届绝大多数甚至都没有过中考录取线，老师也没有经验。”张桂梅说，“有人批评我搞应试教育，可拿不出这样拼的架势，等到孩子们高考走进同样的考场，做同一份试卷时，怎么和外面条件、基础好的孩子比？”

简陋的办学条件，高负荷的工作节奏，让很多老师、学生打了退堂鼓。不到半年时间，第一批进校的17名老师中，有9人相继辞职。学生也有6名退学。

男老师杨晓冬说，当初报考大学时，父亲极力劝他读师范专业，说当老师工作轻松，假期多。可他毕业后来到女高工作，发现一切都和想象的不一样。

“连家都照顾不了，半夜12点多还要带着孩子来查夜。”杨晓冬说，可想想张老师这么大岁数，每天比自己还忙，也就不好意思抱怨了。“有一次，我经过张老师办公室，发现她一手拿着勺子，一手拿着烧饼，下巴托在键盘上，吃着饭就睡着了，她太累了。”

万里家访路

每次跟着张老师家访，就像一路在跳“脱衣舞”。走在大山里，一看到老乡没衣服穿，她都会把外套脱下来，披在老乡身上，有时甚至还要扒下随行老师的衣服

从教几十年来，张桂梅一直有一个习惯——家访。

很多人问她，开个家长会就可以解决的事，为什么非得家访？张桂梅回答道：“山里人进城不容易，花钱不说，还耽误农活。”

其实，跟她去过的人都知道，家访的意义还在于，及时了解学生的家庭情况和心理状态，确保每个孩子都能一门心思学习，顺利考上大学，改变自己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。

担任女高校长后，哪怕工作再忙，身体再差，

张桂梅的假期家访都雷打不动。十多年来，她的足迹遍布丽江市一区四县，行程超过10万公里。

许多学生家在偏远山区，进村的路不好走，车子进不去的地方，张桂梅就搭老乡的拖拉机；下雨天，路泥泞难走，她就卷起裤腿一脚深一脚浅地往前走；村民不忍心，让她坐在自家的马背上，走出山沟……

采访当天，记者恰巧遇到了女高2014届毕业生山启燕。她刚考上了县城的幼教岗位，特地来给校长报喜。两人一见面，又说起了当年张桂梅家访，遇到山启燕在街上卖甘蔗的经历。

山启燕家住华坪县荣将镇龙头村。高三寒假，家里缺钱过年，山启燕一早从家里背着甘蔗来街上摆摊。马路转盘人车来往，她选了块地方坐下，学着周围的商贩吆喝。

恰巧这一天，张桂梅来荣将镇家访。她一眼就认出了自己的学生。

“快高考了，不在家好好看书，咋跑来卖甘蔗？”即便心疼学生，张桂梅还是先用下一句狠话。临走时，她给山启燕打气：“好孩子，要争气考上大学，以后就不用过这种日子！”

山启燕家那时住着土房，父亲身体不好，母亲在水泥厂打工。每到假期，她一早就要去田里砍甘蔗，然后背到镇上卖。家访了解她家情况后，张桂梅默默记在心里，经常偷偷塞生活费给她。山启燕说，女高不仅是一个学习的地方，更像是一个大家庭，而校长就是最牵挂她们的家人。

经常陪张桂梅家访的华坪女高办公室主任张晓峰开玩笑说，每次跟着张老师家访，就像一路在跳“脱衣舞”。走在大山里，一看到老乡没衣服穿，她都会把外套脱下来，披在老乡身上，有时甚至还要扒下随行老师的衣服。把自己带的钱都送出去了，她还要把随行老师的裤兜挨个掏空。

“她从没在学生家吃过一顿饭，带去的面包、馒头也会分发给路边的老人、小孩。我们跟着家访经常饿肚子。”张晓峰苦笑着说。

“能不能把丧葬费预支给我？”

“我对她们的期望不是一定要考上名牌大学。我希望她们变得更强大，然后把心中的‘我’去掉80%吧，有能力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”

工作数十年，张桂梅的名下几乎没有任何财产。她至今仍住在女高的一间女生宿舍里，和几名女学生住在一起。几十年的工作收入，除了看病吃药，她至少捐出了上百万元。

2018年初，张桂梅再次病危住院，她感觉自己可能挺不过去。华坪县长龙新秀来医院看望她，她拉住县长的手说：“我情况不太好，能不能让民政部门把丧葬费提前给我，我想看着这笔钱用在孩子们身上。”

如今，回想起要预支丧葬费这件事，张桂梅仍坚持说，哪天如果自己突然走了，千万不要操心什么丧事，骨灰撒到金沙江里就完事了。

在生命垂危之际，心里仍挂念着学生，张桂梅无私奉献的大爱，也感染了身边的同事和一届届学生。

年轻教师勾学华，婚礼当天早上还在上课，中午匆匆办完婚礼后，晚上又赶回学校给学生上课；教师杜朝仙右腿骨折，因担心学生高考，拒绝了医生要求她静养的建议，让在设计公司的丈夫辞去工作，每天背她来教室上课……

周丽是华坪女高的第一届毕业生。2015年从云南师范大学毕业后，周丽原本考取了邻县一所学校的教师岗位。当听说女高缺数学老师后，她放弃了到手的正式编制，成为女高的第一名代课老师。

陈法羽曾经是张桂梅眼中爱调皮捣蛋的“坏学生”。2009年中考结束，她的分数没有过线。考不上高中，她只好跟着家人去地里干活。因为女高，她搭上了可以继续读书的“末班车”，再次点燃了全家人的希望。

2012年，陈法羽顺利考上了云南警官学院。毕业后，她成为一名警察，领到第一个月工资后，她把几千元工资全部打到女高账户上，用来资助需要帮助的学妹。

十多年来，女高的上千名毕业生已遍布全国各地，很多学生大学毕业后和张桂梅一样，主动选择去了偏远艰苦的地方工作。

在华坪女高的墙上，有这样一幅宣传画，上面写着醒目的几个大字：“清华北大我来了！”张桂梅说，每年她都在鼓励孩子们考上更好的学校，但她也会告诉学生，高考不是终点，高考过后人生还有更长的路要走。

坐在校园里的一把藤椅上，张桂梅喃喃地说：“我对她们的期望是什么呢，不是一定要考上名牌大学。我希望她们变得更强大，然后把心中的‘我’去掉80%吧，有能力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。”

孩子们没有让她失望。

► 扫描二维码，观看张桂梅感人专访

